

长篇
小说

东岳
文库

古船 ① 张炜

山东
文艺
出版社

东岳
文库

长篇
小说

古船^① 张炜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第十五章

粉丝大厂的承包合同即将到期。按规定，一个星期之内将召开高顶街大会，开始第二轮承包。河边老磨像过去一样隆隆转动，粉丝房像过去一样响着砰砰的打瓢声。隋见素步子急促地走在街巷上，一双眼睛目不斜视。他为承包的事找过书记李玉明，李说这事情遇到了麻烦，内部正在争执，还有待于研究。后来他才弄清楚，原来赵多多让小学校长长脖吴起草了一份材料。材料称粉丝大厂改革一年，已大见成效；但合同仅订一年，与总的改革精神有悖。再说百废待兴，投资繁杂，大业易手已不可能。要求续订合同，法律手续结实完备，等等。见素又找到主任栾春记，指出轻易改变原有规定会损伤整个洼狸镇的利益，包含了极大的不公平。栾春记有些烦躁地说，他料定也没人再接粉丝大厂的手。再说赵多多已具备改革家的名声与胆魄：欲联合芦青河地区的粉丝厂家，成立“洼狸粉丝生产销售总公

司”。见素说现在的粉丝大厂是一条实根，其他另议；既然合同到期，就应重新承包；敢于参加承包的还大有人在，他隋见素就是一个。栾春记面色铁青，说一声“我早看出来了”，再不言语。隋见素一口气找了几次镇委书记鲁金殿、镇长邹玉全，讲了关于承包的一些情况。谈到前一段调查组的事，见素详细谈了生产过程中几次掺杂质淀粉的具体数字，并指出这后果的严重之处是大大削减了整个白龙牌粉丝的外销量。鲁金殿皱着眉头说：“上边的罚款只是象征性的一点。肯定有人对调查组做了手脚。这个事不能了结。……合同到期就是到期，不经过重新承包怎么能续订？至于以后订几年那是以后的事。这次承包、发动集资，都要开大会，打破街道的界限。……”见素握一握两位镇领导的手，走了出去。一笔笔账目在他的脑子里盘旋，他心里一次又一次默念：“那一天要来就早些来吧。我一切都准备好了。我等着你，赵多多。”

他去老磨屋里，有时不说一句话，看哥哥坐着、往运输带上推动木勺。有一次他终于忍不住说：“哥哥，快要开大会了——有胆量的人会趁这机会把粉丝大厂抓到手里。”抱朴看他一眼：“你就有这样的胆量。”见素的眼睛放出光亮，说：“我等了多少日子啦。我到时候也会成立那个公司，控制整个芦青河地区的生产和销售。这不是空话，一切我都计划过……机会不多，可抓

住它就成了。”

“你有那样的胆量。不过，我早说过，你还没有那样的力气。”抱朴站起来，走近了弟弟说。

见素点点头：“你说过。我不瞒你，我至今也怀疑我的力气。不过我不得不拼一下。……”说到这里他激动了，大口地吸了几下烟，抛了烟斗，握起哥哥的手腕说：“哥哥！没有多少日子商量的，我只要和你一起，就一准能成！那时候就是不成，集资重起炉灶也会挤垮赵多多……我的力气不够，可咱两个人的力气会合成一股……”

抱朴沉吟着：“不是一种力气，合不成一股。我该说的都说过了，你寻思去吧。”

见素一声不吭，脸色憋得发紫。他注视着抱朴，站了一会儿，扔下一句：“不用再寻思了。我不会再来求你什么了。你在老磨屋里看一辈子老磨吧！”说完跺了跺脚，奔了出去……他没法遏制激动的心情，在河滩的柳棵间跑着，不时地停下来向远处眺望。后来他回到粉丝大厂，不知怎么就迈进了赵多多的办公室。赵多多不在屋里，窗台上放着那把砍刀。他进屋来第一眼就看到了那把砍刀，不转睛地看着。右眼火辣辣地疼起来，他用手揉了一下。刀刃儿闪着光亮，耀着他的眼睛。他又往前走了一步，想伸手去抓砍刀。手伸出来了，他又在心里问自己：你要砍刀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见了它手就发

痒？你的手在衣兜里瑟瑟抖动。这双手早晚惹出什么来……他的心不安地跳动着，这会儿屏住了呼吸。他的目光从砍刀上费力地移开，又落到了老多多的枕头上。紫红色的枕头上印了个丑恶的头颅印儿。他想如果砍刀半夜里掉在那个地方，也许枕头就变得湿漉漉的了。他正站在那儿幻想着什么，鼻子突然闻到了一种奇怪的、但并不陌生的味道，心上立刻像被什么点戳了一下似的。他猛地掉转身来——赵多多站在背后，无声地笑着，嘴唇却紧紧地绷起来。见素看了看他垂着的两只手：没拿什么东西。十根指头又粗又短，疙里疙瘩的，指甲乌黑。这双手缓缓地抬起来，按到了见素肩膀上，指头扣住肩胛骨又赶紧放开。赵多多说：“坐下吧。你是技术员，一个月拿走我一百多块钱，我现在该跟你通通‘信息’了。”

见素没有血色的脸上滑下来几绺黑乌乌的头发，他甩了一下头。

“我一见你的头发就想起那么一匹马。吭吭。”赵多多从衣兜里掏出一根老大的花椒木烟嘴咬上，端量着他说。他燃了烟，讲起关于粉丝大厂的一些情况了。他说那个大公司必定要成立，已有很多作坊来联系过了。今后，哪个作坊不靠到粉丝大厂这棵大树上，就得倒霉。原料供应、产品销售，由公司统一规划。一个作坊是这样，一个人也是这样，想与大厂对着干的，不倒霉吗？

公司要有小汽车，也要有小面包车。小汽车的事正在想办法……赵多多说着说着笑起来。见素盯住他问：“不重新承包了吗？”赵多多咬着牙点一下头：“包吧！不过粉丝大厂这块肉太硬，没有个好牙口嚼不动。”见素摇摇头：“慢慢嚼。这么多人中不愁没有好牙口。”赵多多听到这里冷笑一声：“你说那些好牙口我知道。我以前也跟你讲过：对付他们，连一根手指也不用伸，只用下边那个东西就把他干倒了……”

见素猛地站起来，衣兜里的手掌攥成了两个拳头。他的目光看着对方那两只粗短的巴掌，身子动了动，终于又坐下来。赵多多说：“你不行。你不如你哥哥稳重。……好好当你的技术员吧，再说我们又沾点亲戚。”见素的头颅嗡嗡响，大声质问：“我们怎么成了‘亲戚’？”赵多多的头探到见素面前，重重地说：“我们老赵家四爷爷是含章的干爹！”见素一怔，再不吱声。他只停了一瞬，就站起来，往门外走去。

他走出门口几米远了，赵多多又急急地呼喊起来，说有个要紧事情忘了告诉他。见素只得站住。老多多小步跑着凑上去，用手捂着嘴巴对在见素耳朵上小声说：“我已经挑中女秘书了，河西的，二十一二，那个俊呀，浑身喷香……”见素咬紧牙关往前走。

他刚走出不远，大喜从粉丝房里飞一般蹿出，在他左前方两三步远的地方站住了。他望着她，没有吱声。

大喜四下里看着，半蹲着身子小声说：“见素！往墙角那边……走走！”说着她先弯腰跑开了。见素走到墙角后头，大喜一把抱住他的脖子，用脸摩擦着埋怨他：“找你几次了都找不见。那天我喊你，你听见了吧？你不回头！见素，你不喜欢我了吗？你再不要我了吗？”见素用力地将头从她的怀抱中抬起来。他望着她，声音生涩地说：“大喜，我要你，我会十遍百遍地要你……我现在有更紧要的事情做。等等我吧，也许两个，不，一个星期以后事情就见分晓了。”大喜哭了，抽泣着说：“我知道。我明白你见素。我老梦见你跟老多多打仗……我知道你恨死他了。我和你一块儿恨他吧！我等你。我这会儿帮你做什么？做什么啊？”见素给她揩着泪，吻着她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不用你帮了……我只要你——等我！洼狸镇上……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的心……大喜！再等些天吧，你等着看吧！”

见素离开大喜，又去找了一次栾春记。栾春记口气依旧，不冷不热，只是说重新承包也是可能的，但又担心这只是个过场罢了。见素口气生硬地说：“过场该走也得走。”离开栾主任，他突然想到该最后摸一摸老李家、老隋家、老赵家几个大姓人家的底。老赵家虽然不是铁板一块，一股心思跟上老多多干的不会多，但想把大厂推给外姓的也不会多。老李家难以预测，这一族人常常爆冷门。老隋家一部分人发了几十年的蒿，另一部

分人的心已经散了。多少年来老隋家就是隋恒德这一支人领着往前走，四十年代这支人开始走下坡路，整个老隋家也就走下坡路了。老隋家一呼百应的时代已经过去。这一族人里还会有横下心跟上见素干的人吗？见素摇了摇头。倒是一些杂姓值得动动脑筋。这些人几十年来在几个大姓中间挤来挤去，日子过得虽然难，但的确磨出几个人物来。杂姓里边不乏怪才。

见素一路想着，头脑有些胀疼。他多半年前就开始留意镇上各色人物了，他发现洼狸镇藏龙卧虎，不愧是一个古镇。但最先冲刺出来的恐怕还是老隋家的人。无论如何，对付老赵家还得老隋家。见素另外还有些担心的是在这场争斗中自己只是做了一个铺垫，到头来会从哪个角落里钻出一个陌生人，轻而易举地得到那一切。多半年来他没敢跟任何人紧密地联系，没敢更多地交底，只是蹲在暗影里窥测着，不可抑制的冲动使他浑身发抖。时间已经快要到了，他不敢总是这样蹲着，他该扑上去了，与那个对手厮扭到一起……见素回到他的厢房里，天已经黑了。他胡乱吃了几口东西，就翻找出记了密密数码的本子来。重要的数码他重新抄下来、核对一遍，估计着新的上缴数额会是多少？上一次为七万三千元，而实际上纯利为十二万八千余元。如果增长百分之十到十五，那么会提出八万到八万四千元的承包额来。粉丝大厂落到赵多多手里时是太便宜了些，这是不

言自明的事情。问题是镇上大多数人不知道更具体的、用滚烫的数字表达的东西，这就有利于赵多多一伙在下轮承包时做手脚。见素心里急躁起来，小心地把那个本子放下，走出了屋子。哥哥的屋里亮着灯，但他不想走进去。他知道抱朴又在读那本书了。他发过誓，他再也不求哥哥什么了。妹妹的窗户漆黑，他不知道她是睡下了，还是又去了干爹爹那里。他差不多憎恨老赵家的一切人，包括那个在紧要关口帮助过老隋家的四爷爷。“为什么要认老赵家的人做干爹？”见素这会儿问着自己，觉得这真像一场恶梦差不多……他望了望天空，走出了院子。他想起了叔父，就向老人的厢房走去。屋里亮着灯，推门进去，见隋不召正和近似痴呆的李其生比划着讲什么。见素插不上嘴，就坐在了一旁。

隋不召将两根食指交成十字，问李其生说：“这样呢？”李其生两眼发直，抖着腮肉看了看，摇起头来，把两根食指并到一起。隋不召仰起脸来，恍然大悟地“啊”了一声，钦佩地望着对方。他又对侄子说一句：“看到了吧？真是个智慧之人。”见素站起来就要离去，隋不召也站了起来，注视着他问：“你的脸怎么这么红？眼也红了！你病了吗？”见素声音粗粗地答道：“是你病了！”……他走上街头，让凉风吹拂着，感到稍微舒服一些。他想了想，觉得还是不能回屋安睡，就往前走。后来他情不自禁地又小步跑了起来，跑了一会儿又

猛然止步，抬头一看，正好是镇委大门。他走进去，直奔镇委书记鲁金殿的办公室。鲁书记正在看什么，见素闯进来吓了他一跳。他站了起来。见素说：“鲁书记，万一招标时候干不成，我要集资办厂，请镇上支持我……”鲁书记先是一怔，接上微笑一下说：“粉丝厂是农产品加工业，支持当然没问题……小伙子好急的性子！”见素点点头说：“那感谢鲁书记了！我走了……”他说完就转身走了，走了没有几步，他又回过身来看着鲁书记，嘴唇活动着，但终于没有说什么。

他像来时一样急促地穿过昏暗的街巷，最后不知怎么又迈进了叔父的厢房。李其生呆呆地望着屋角，见素进来他竟毫无察觉。隋不召瞥了一眼侄子，小声咕哝一句“不好”，往前走了一步：“你是病了！你的眼越来越红，这会儿眼神又发直了……”见素听不下去，怒吼了一声，差点儿挥起拳头把叔父击倒。他晃了晃身子，走出了屋去。隋不召灰色的小眼珠一动不动地瞅着见素消逝在夜色中。这样有五六分钟，他跑出了屋去。

见素急一阵缓一阵地走着，到了门口，一脚踹开了屋门。他拉开电灯开关，坐到炕上，刚坐了一会儿又急躁地站起来。他用手狠狠地击着桌面，嘴里含混不清地骂了一句什么……这时隋不召已伏在了窗外，看了一会儿就赶快去叫抱朴了。见素骂着骂着，用手揪住了自己的头发，猛力一扯。一绺头发扯下来了，他叫着，凝视

着手里的头发，跳上了炕。

抱朴和叔父走进屋来。抱朴一把抱住了弟弟，叫着：“见素！见素！你怎么了？静一静……”

见素目光僵直地看着抱朴，大声质问：“你干什么？你还不快去！大船开过来了……我要去了！”说完奋力挣脱了抱朴的手臂，一跃跳了起来，又挥手扯去了半边炕席子。隋不召朝抱朴使一个眼色说：“跟那年李其生的症候一样……我去去就来！”叔父跑走了。

抱朴搂住见素，轻轻地用手拍打着他。见素看着哥哥，突然哭了。哭着哭着，又带着眼泪大笑起来，一把推开了抱朴，嚷着：“你缠我！大船开走了……快跑啊……”他蹦跳着，就要往外冲去，抱朴紧紧地揪住了他的衣襟。停了一会儿，老中医郭运赶来了。老人立在一边看着，然后上前关了屋门，让抱朴松手。见素又跳跃起来，喊声不绝。后来含章也听到了声音，跑了出来。郭运手捋胡须看着，微微弓腰，从小皮夹里抽出了一根长针。见素一转身的时候，郭运跨前一步，飞快地将针扎在了见素的身上。见素身子一抖，立刻瘫软下来。含章和大哥一块儿把见素抬到炕上。郭运看了见素的眼睛和舌苔，又为他号脉。隋不召问：“和李其生的病一样不？”郭运摇摇头：“舌苔黄厚，阳明燥热，内扰神明。是阳狂无疑了。该当泻热解郁。”说完开下药方。郭运把药方交给隋不召说：“若方子对症，一剂病除。病人

当解赤便而愈。”……老中医转身要走，又看见了含章，凝视片刻，才走出门去。

一家人取药煎药，一夜未睡。见素服药半个钟头就睡着了，直睡到第二天午时。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去茅厕，隋不召扶着他。回到屋里叔父惊喜地对抱朴和含章说：“果真是‘赤便’……”

见素的病迅速好转，神志清醒。他叮嘱身边几个人千万不要将他得病的事说出去，几个人答应。含章为他做了可口的饭菜，他吃得很多。但仍觉浑身无力，两腿发软。第二天他不听家里人的劝阻，又走上了街头。在十字街口，他见很多人围看什么，过去瞧了一下，见是赵多多集资扩建粉丝大厂的启事。启事由端正的毛笔楷书书写就，一看就知道是出自长脖吴之手。启事上说千元以上为股，按股分红；千元以下将在年内高息偿清；也可以几户合股……见素心想老多多动手可真快啊。他毫不迟疑地奔回去，用大字浓墨写了几张启事，说明他也要合股办粉丝厂，所标明的条件比老多多优厚，以此吸引入股人。有人议论起来，说老隋家终于有人伸头了。有人笑着接上说：“伸头干什么？等着挨刀吗？”见素在人群中，一句一句都听在心里……

一天又过去了，双方都无人入股。见素常急躁地走出来。抱朴劝他去看看郭运，感谢老人为他医病。抱朴买了几斤糕点，催他去了。见素等待得焦躁，也很想找

老人拉一拉。

他很少进老人的院子，这里出奇的沉寂使他都不好意思往里走。郭运招呼见素坐了，毫不推辞就收了礼物。他问起疾病情况，见素心不在焉，只是敷衍。后来郭运也就不再言语，喝起茶来。停了一会儿，见素终于挑起一个话题，扯到粉丝大厂承包的事上去。老人不加评说，只是听着。见素说：“也太便宜了赵多多——刚开始承包的时候镇上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像没有睡醒。世上事变来变去，谁闹得明白。赵多多就钻这个空子，差不多白拣了粉丝大厂。明面上赵多多一个人得好处，其实后面有一大帮子，他们霸着洼狸镇。我委屈够了，我早想豁上去拼一家伙。我心里也没有底。不过我想让镇上人明白，老隋家还没有死干净，还有人！……”郭运喝着茶，又细心地整理着裹腿的带子。他望了望见素，叹息了一声。见素用询问的眼睛望着他。他又喝一口茶，目光落在石桌上说：“世事玄妙莫测，也真是一言难尽了。我一辈子信‘吃亏是福’，信‘能忍自安’，现在看也不尽然。恶人一得再得，已成自然。可是‘得民心者得天下’，这是至理。镇上人几经折腾，有些胆怯慵懒，眼前权且依附实力；不过从长远看，还是信托那些本分勤躬之人。抱朴也算得上这样的人了。你性情刚勇激烈，取势易，可惜淡了后味儿。这与镇上人相去远矣！……”郭运说到这里，抬起头来看着见

素。见素脸色红涨，嘴唇抖动起来。他说：“郭运爷爷！我哥哥是好人，是可以信托的人——我也这样认为。他的心是向着全镇人的。可他一年又一年坐在老磨屋里！老隋家人就该这样吗？”郭运摇着头，长长地叹气：“这就是他的不幸了！……”说完这句，老人再也不愿开口了。见素只得告辞。他心情沉重地走了出去。

整整一夜，他都琢磨着郭运的话，没有睡着。

天亮以后，见素得到一个准确消息，晚上将在老庙旧址开大会，重新承包。他的心马上急跳起来，不安地在屋里走来走去。为了对付那个时刻，他想了想，服了安眠药，强迫自己睡下了……他梦见自己一个人缓缓地走到了暗蓝色的河滩上。举目四望，空无一人。他孤独地往前走去。河滩辽阔无边，没有声息。他感到奇怪的是这河滩上如此沉寂。无边的暗蓝色的河滩。他低头掬起一捧砂子，发现这砂子每一颗都是暗蓝色的。他继续往前走去，发现远远的前方出现了一个小红点。开始他以为是太阳，后来它腾跃着变大了，原来是一匹红色的马。他的心一动，睁大了眼睛看着，它是父亲的那匹红马！红马在他的面前立住，用长而滑润的面颊摩擦着他。他哭了，紧紧地搂住了它。后来，他跨上了马背。红马嘶鸣着，在暗蓝色的、没有边际的沙滩上疾驰而去。

不知到了什么时候，门咚咚地响起来，他醒了。电

灯被“咔”地拉亮了，灯光下站着的是哥哥抱朴。他神色沉重地对见素说：“你睡得挺香。我还是得把你叫起来。快要开会了，误了这个会你要难过——咱们走吧。”见素迅速地穿了衣服，跟着哥哥走出去。他心里有些感激哥哥。路上抱朴告诉他，由于这个会太重要了，粉丝大厂的人也停工参加。这会儿全镇的人都到了老庙那儿。

会场上果真黑鸦鸦一片人。土台子上摆了一溜白木桌儿，桌后坐着镇委书记鲁金殿、镇长邹玉全以及高顶街的领导。有一个空位挨近镇长，据说是给四爷爷准备的。会场主持人是高顶街主任栾春记，他让所有参加承包的人都到靠前的地方坐。不一会儿就有人走到前边坐下，后来陆陆续续竟然有十几个人走过去。见素兴奋地看了看哥哥，哥哥说一句：“去吧。”

会议一开始，李玉明代表高顶街委员会讲话，介绍了一年来的主要政绩。所有工业副业的承包额都已兑现，各项提留也最后完成。李玉明不善言辞，草草结束后请镇领导讲话。鲁金殿站起来，讲了几句就接触到要害问题。他号召更多的人参加承包，说洼狸粉丝大厂是全镇第一重要企业，一定要交到最能干最正派的人手里。其他企业也是一样，欢迎更多的好汉站出来！他讲话时全场没有一点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有一些人走到靠前的地方来。邹玉全兴奋地说：“好嘛！不要开成

‘死会’、‘过场会’！”……重要时刻马上到了，全场的人都紧张起来。主持人是栾春记，他移到一个电灯底下，面前摆着一叠纸、一支铅笔和一支红毛笔。开始的前几个项目都是一些小型工厂和作坊。具体方法是主持人先告诉一个“打底”数额，然后确定时间截取一个最高数就成了。这实际上是用拍卖方式进行的招标……栾春记喊一声“开始”，然后就看着手表。很多人站到更前边一点，用力地伸着脖子，两手按到肋上，不安地摩擦着。最初几秒钟里静得要死，接上有人声音低涩、像有些害羞一样地报了一个数额。他的声音刚停，另一个声音急不可耐地又蹦出一个数字，嗓门大得多了。数字不停地扔出来，水涨船高。剩下最后的一点时间了，栾春记盯住手表念道：“三秒，两秒……拍！”他的大手猛地一拍白木桌儿，接上用红笔在最后报出的数码上重重地戳一下，定了。

项目进行下去，不断有人退回来，也不断有人走上去。参加的人身影在灯光下抖动，连闲看的人也跟着出汗。最后终于临到粉丝大厂了，七八个人一下站起来，往前靠了一靠。这都要承包的人了。赵多多脱下外面的一件衣服，回身扔到了坐的地方。他站到前边一点，掐起腰来，用翘起的拐肘别住身旁的隋见素。隋见素侧一侧身体，跨前半步挡住了赵多多半边。赵多多把两臂交在胸前，拐肘离见素的肋骨有几寸远。栾春记喊道：